

市场的 社会逻辑



符
平
著

*The Sociological Logic
of Markets*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市场的 社会逻辑



符

平
著

*The Sociological Logic
of Marke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的社会逻辑/符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2
ISBN 978-7-5426-4123-6

I. ①市… II. ①符… III. ①市场经济学—社会学—研究
IV. 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043 号



著 者 / 符 平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123-6/C·464

定 价 / 39.00 元

献给我的父母

内容简介

本书尝试做出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以往有关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及经验研究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和重构，厘清市场社会学恰切的理论进路，借此建设性地扬弃既有学说，提出用以充当市场社会学之综合范式的政治—结构框架；另一方面，以政治—结构框架为观察和分析视角，深入考察惠镇石灰产业市场不同链条上的历史变迁和秩序转型，以期理解并解释市场结构变迁和秩序转型的社会机制，析出市场发展的社会逻辑。

本书勾勒了惠镇石灰产业市场在若干主要方面的变迁过程，并运用本书的理论框架对其变化和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解释。本书研究试图表明，市场结构的变迁和市场秩序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所嵌入的政治—结构条件发生了变化的缘故；政治、显结构和潜结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以独特的交互关系模式形塑着市场的日常运转、决定着市场如何演化。惠镇石灰市场现今良好的市场秩序肇始于商人们经由特定的政治—结构环境所形塑的日趋“理性化”的经济实践，潜结构在其中凸显出特殊意义。

序

本书作者符平博士于2005年本科毕业后被保送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江立华教授。后来免试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由于在学术上表现突出，符平于200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即被华中师范大学破格留校任教。因此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他既当教师又当学生，双重角色意味着双重的任务和压力。但他勤于学习和思考，刚开始读博便明确了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市场问题的论文方向，并围绕该方向进行了系统的文献阅读。他善于利用时间，充分利用那几年的寒暑假多次深入田野从事实地调查。于是，他得以在2010年6月以优异成绩通过论文答辩、如期毕业。在读期间和取得学位不久，他还将博士论文中的相当部分内容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在高级别杂志上。这些成果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在学术界获得了不少赞誉。

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符平的博士论文还被评为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近年来中国社会学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相对其他一些优势明显的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毕竟还是很年轻的学科。因此在历年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社会学界仅在十一年前有过一篇入选。符平的博士论文有幸成为全国社会学界的第二篇，这既是对其个人研究成果的莫大肯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肯定了我们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水平，彰

显了当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现在他准备将博士论文付梓出版,请我写序,我愿补充以上一些背景情况,并乐意谈谈他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

市场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作为一个跨学科问题,市场的逻辑在中国转轨经济的背景下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探索空间。只是依据现代的学科建制,市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经济学家在市场的逻辑和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事实和研究都证明,市场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学来研究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进入既有必要也很重要。而囿于各种原因,社会学较少涉入该问题的研究。国内的社会学者虽然对与市场相关的问题不乏研究,但毋庸置疑,我国的市场社会学才刚刚起步,仍属一个有待开拓和建设而又极具研究前景的新领域。

“市场的社会逻辑”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难度很大的研究议题。符平博士以此为题,表明他具有很大的学术抱负。该部著作从市场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回应了市场研究中若干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发展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湘中惠镇的石灰产业为个案,探索了市场运转及其变迁中的社会逻辑。该书的总体特色是,既不失理论上的系统考察、审慎分析和创新性摸索,又有结合田野调查对象的经验研究,提出了若干有理论洞见的观点。该项研究抓住了市场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并运用作者着力构造的新的理论框架,针对市场变迁的逻辑与机制做出了有信服力的分析和诠释,展现出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我看来,本书堪称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界的一部力作。具体来说,该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

第一,本书为市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相关的知识基础。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市场社会学领域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研究队伍,涌现了大量的成果,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我曾经说过,在中西关系的学术层面上,理论自觉或正确的学术立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为什么?因为不学习和借鉴西方,就会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就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第二,又必须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两者缺一不可。符平的著作对市场社会学的学术史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从社会理论的高度对市场社会学的诸多研究展开了较深刻的反思和重构,批判性地扬弃了西方学说,对相关理论予以了重新检讨。譬如,他深入辨析了社会学视角下市场的社会构件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共识和分歧,澄清了社会学研究市场的不同路径,也为社会学的市场研究指明了方向。本书不仅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和借鉴,还站在中国立场上创新了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概念和理论观点。因此,我认为本书可为我国市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第二,本书提出了用以充当综合性理论视角和新的解释路径的政治—结构范式,推进了该领域具体的经验研究。

符平希望其研究的理论视角能与中国本土事实形成更高程度的契合,通过发展一种新的综合范式来重新解释市场社会学的若干重要研究议题或拓展既有的研究范畴。本书整合了市场社会学当前具有竞争性的几种重要理论视角,提出了比较契合中国经验的政治—结构范式。在我看来,这一新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这些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综合的理论创新,能为研究经济组织、市场运转、产业变迁和市场秩序的形成等问题提供一个颇具前景的研究路径和中层理论。该书也初步展现了这一理论框架面对市场中一些重要现实现象的解释力。这一框架的运用也使该书在经验研究中获得了

一些颇为新颖的观点和结论,在不少方面推进了社会学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当然,对任何理论的解释力和合适度,学术界都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论的生命力最终也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他这样一位非常年轻的学者来说,具有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的强烈意识,敢于质疑权威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这种学术的精神和品质是弥足珍贵的。

第三,本书既有助于增进人们对真实市场如何运转的理解,也可对市场发展如何获得更具激励性而非阻碍性的制度环境提供参考。

本书揭示了真实市场如何运作的过程和逻辑,而这历来是国内外经济社会学同仁致力于探索的研究议题。本书的经验研究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勾勒了惠镇石灰产业市场的历史变迁图景和现实运转过程。作者力求客观地描述和分析了该市场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经验和教训,对个案采取了历史纵向比较分析法,深入考察了政治和结构因素作用于市场发展、经济关系、交易模式和产业转型的具体过程和途径,运用政治—结构的理论框架剖析了内生于市场运转及其秩序变迁中的社会机制。因此,可以说本书所获得的命题、观点和结论提供了有别于经济学的新知识,展现了社会学视野下的一种市场均衡情形,可对如何化解市场冲突、推动市场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启示,为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科学决策提供借鉴。

第四,本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理解。

所谓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简要地说,是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中国市场经济近30余年的发展和转型虽然具有相当的全球化特征,但更多的是显示出了其鲜明的独特之处。市场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由于具有诸多与众

不同的特点,所以用世界上任何现有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也可以说,改革以来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挑战甚至部分地颠覆了业已被广泛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其理论,凸显了经济学标准理论模型的局限性。对此,中国社会学有责任和使命为世界理解和解释“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做出贡献。符平对惠镇石灰产业市场自改革以来发展历程的重现和发展经验的总结,便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该书分析的经验对象虽然只是惠镇石灰产业这一个案,但作者扎实的理论根底、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研究技艺使其个案研究突破了单一个案本身的局限性。本书研究的某些发现、观点和结论虽然在推广价值上可能存在限度,但其中的分析性解释及其结论仍然可对总结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经验、提炼其中的发展模式提供助益,也有望对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启发。譬如,作者在第七章的总结中论道:“过去三十年间,当中国的经济组织模式逐渐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时,市场的潜结构在90年代末期也开始了一场趋于隐蔽的转型,而后者同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类似这样在个案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出来的许多理论观点,显然能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学今后深化该领域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最近几年,我在不同场合强调了“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的学术路径。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符平博士的该部著作恰恰体现出了这样的研究特点。这项研究虽然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但鲜明地体现出社会学研究市场的独特视角和优势之处。

市场发展的中国经验是非常复杂的。在社会学看来,非经济因素和社会机制对市场的形成、发展和转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则意味着,传统与现代因素、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经济机制与社会机制必定交织在一起塑造市

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运作方式及演进方向。中国社会学有义务在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厘清以上不同因素和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主动做出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我们的理论品质、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积极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争取学术话语权。中国社会学只有直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从中获取灵感、吸取营养,才能获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成果。这也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实地调查来探究各个层面的“中国经验”的原因。

市场社会学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其重要性将会日益凸显。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题目中,社会学里便有“市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次明确地将市场社会学作为题目列入课题指南,这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界已开始重视市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具体研究。我相信符平在该书中所写下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国内目前关注市场问题的社会学者并不多见,但必然会有更多优秀的学者来研究这一重大议题,市场的社会学研究必然会将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

符平博士具备很好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素养,对学术充满激情同时也非常执着勤奋,近年来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成果。作为导师,我为他在学问上的长进和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欣慰。符平将市场社会学作为他长期致力于研究的领域,我希望他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继续刻苦钻研,今后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就,为发展中国的市场社会学做出更多贡献。

是为序。

郑杭生

2012年11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研究背景:市场社会学的兴起	2
二、研究议题	10
三、研究方法	14
第一章 市场的形式嵌入与实体嵌入	18
一、波兰尼取向的实体嵌入:作为社会构件的市场	19
二、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形式嵌入:作为社会建构的市场	27
三、两种学术取向的比较及启示	36
第二章 诸“市场”想象与政治—结构框架的提出	45
一、诸市场想象与实体嵌入下的市场研究原则	46
二、迈向市场社会学的综合范式:拟议的政治—结构框架	53
第三章 生产格局的变迁与原材料市场的秩序形成	71
一、惠镇石灰产业市场的基本状况	72
二、生产格局的变迁	76
三、从无序竞争走向协调竞争的原材料市场	89

第四章 生产模式与劳力保护的嬗变	108
一、生产模式从土石灰窑到环保石灰窑	109
二、石灰窑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发生转型	131
三、石灰窑里的劳力：由国家保护到道义照顾	147
第五章 生产市场的占有问题	156
一、市场占有问题的三种理论解释	157
二、两个社会文本	161
三、市场占有何以可能	171
第六章 销售与交易秩序的变迁	193
一、石灰销售：从“坐商”到“行商”再回到“坐商”	193
二、石灰交易：从风险交易到稳定交易	202
三、稳定交易何以形成	221
第七章 市场的社会逻辑：总结、讨论与反思	244
一、市场的社会逻辑：理论、实践及研究发现	244
二、方法论的检讨和反思	258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82

导 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的时代！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市场”^{〔1〕}发生往来，市场话语充斥在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夸张地说，不充分理解市场，便无法切实地认识当下社会。然而，经济学——声称专门研究市场问题的学科，却对作为分析对象的市场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甚少。这可谓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最大悖谬。^{〔2〕}

在中国，市场社会学的研究还较为少见。这种境况与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显然极不相称。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市场社会学研究

〔1〕“市场”这一概念虽然被普遍运用，但作为学术话语有着若干含义。有学者考证，市场一词最早进入英语世界时，指的是食物和牲畜出售的具体场所(location)，直到18世纪末期，市场概念才在英国的知识阶层那里开始与物理和社会空间分离开来，从而意指随时随地的买卖现象(Powell, 1990:298)。当今，“市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拓展，可指涉人们借此可以进行物品和服务交易的各种系统、制度、过程、社会关系和构架。这里不对“市场”的语义复杂性问题展开讨论，因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相关内容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

〔2〕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过类似宣称：“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钱颖一, 2002)。然而吊诡的是，虽然市场历来被当作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市场字眼频繁地出现在经济学文献里，但经济学史对市场概念本身的详尽论述却是缺席的(Barber, 1995)。经济学家并没有否认这一事实。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便说过，尽管经济学家声称是在研究市场的运作，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却是市场价格如何决定，而完全忽略了对市场本身的讨论(弗鲁博顿、芮切特, 2006:363)。诺斯也称，一个异常的事实是经济学和经济史文献里竟然几乎没有包含对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核心制度——市场——的讨论(North, 1977:710)。所以，社会学家卢曼不无嘲讽地说道，“当经济学家谈到‘市场’的时候，社会学家很难断定他们指的是什么”(卢曼, 2008:61)。事实上，市场概念的缺失和模糊如同经济学自身一样历史悠久，市场在经济学里历来就是一个空洞的核心。我曾抱着企盼的心境去查阅了由权威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史著作、经济学教科书，希望能找到他们对市场的明确界定和分析。颇让人失望的是，除了只在个别文献里找到关于市场的只言片语外，我未曾见过有关市场(转下页)

面临双重的紧迫感：一方面，市场在改革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复杂形态、运作机制及与之相随的诸多现实问题亟待学术界给予解读和解释；与此同时，学界也理应主动关注市场在转型中国社会里的实践表现及其社会结果，使新的经济社会事实成为知识推进的重要源泉。基于市场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洞见，本书旨在回应市场研究的若干理论与现实问题，发展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湘中惠镇石灰产业市场为个案，从社会学视角考察市场变迁的逻辑和机制。

在导论部分，我将首先简单介绍市场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诞生背景和学术史脉络，接着阐明本书的理论与现实关怀，然后对研究方法加以说明。

一、研究背景：市场社会学的兴起

市场起初是以经济学里自主的经济机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同样的现象却明显地显示出，市场同时还以社会学里作为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系统尤其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存在着(Zafirovski, 2003:354)。于是我们发现，市场研究并非经济学的专利，社会学没有理由将其排斥在自己的研究范畴之外。事实上在西方学术界，市场社会学已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1〕} 社会学对市场的关注和探索也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市场社会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毋宁说市场是社会学里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经典研究议题。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同样也是市场社会学的先驱者。他们自由穿梭于经济社会问题，或深入考察或涉及讨论过市场及其相关问题，并以其各自为我们所熟知的经典研究有力地驳斥了主流经济学对非经济变量重要性的忽视。社会学的奠基人实际上开启了

(接上页)本身的专门论述。在熊彼特洋洋洒洒一千余页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中，也没有专门讲述市场的章节，足可见经济学家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市场的严重忽视程度。不过，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此已有一定的纠正。

〔1〕 由阿波拉菲(M. Y. Abolafia)2005年主编出版的《市场》一书，汇集了当代西方的经济社会学界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在市场研究上最为重要的论文，可以说是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现。社会学在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正如阿波拉菲所说，已将其关注点从对经济学视角的批判，转向明确自己独特的社会学视角，着手开拓出自己理解市场关系的路径(Abolafia, 2005: xvi)。

整合市场的经济与非经济维度之旅。^{〔1〕}

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科制度化的结果是将市场划归到了号称专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由于在与经济学争夺学术地盘的“制度化之争”中战败,社会学遂成了一门不触及经济问题的“剩余社会科学”。这导致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家甘居“剩余社会科学”的边缘地位,将经济问题拱手相让、留给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尤其是市场研究的社会学者于是非常少见。当涂尔干和韦伯先后去世以后,更是鲜有社会学家问津经济和市场问题。也就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两学科之间被人为地筑造起一道严实的藩篱,社会学与经济学陷入了长期互不相往来的割据状态。

后来,帕森斯提出了著名的“AGIL”模型,将经济系统认定为社会的子系统。帕氏虽然开启了经济社会学近代传统的新篇章,但他却有意将经济这个子系统的研究工作交还给经济学,也就仍然延续了两学科的隔离状态。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将眼光投放到超出传统经济学领域的地方,但这一时期少数经济学的一些研究工作尚未引发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刘世定,2011)。斯威德伯格指出,至少在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这种隔离状况在60年代达到了顶峰,表现为社会学家对经济主题毫无兴趣,而经济学家也远离社会议题,到70年代,这种学术分工才开始瓦解,因为从那时候开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开始进行尝试性的对话(Swedberg, 1991:266)。也正是在70年代,市场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极度匮乏的境况才有所改观,市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开始重新回归到社会学家的视野。从社会学视角对市场进行研究,即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学”,构成了在80年代崛起的新经济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议程。

可以说,重现活力的经济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

〔1〕 对于古典时代市场的经济社会学,已有不少学者就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人的思想做过较为详尽的梳理,本书不再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 Zafirovski, M. 2002: 169-179; Smart, B. 2003: 8-24.)。斯威德伯格还介绍了托克维尔的贡献,见 Swedberg, 2003: 1-31。

思想的刺激下得以催生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受到经济学多大的智识影响。^{〔1〕} 1970年代,加里·贝克尔(G. Beker)宣称“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做出一种统一解释……能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和统一方法”(贝克尔,1995:7、19。),试图以经济学方法为利器横扫社会科学诸领域,建立起经济学的统一王国。鉴于经济学业已首先挑战了自20世纪初奠定起来的学术分工,遭遇经济学入侵的社会学也不甘示弱,开始尝试着跨越学科边界去研究、讨论经济问题。而经济学对社会学著作近乎完全的漠视和无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学家介入对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研究。此时的经济社会学者已经放弃了经济社会学作为“剩余社会科学”的理念,不再仅仅探讨经济学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或处于经济学与社会学边界的问题,而是试图直接处理经济学最核心的研究领域——市场问题。

在哈佛大学,哈里森·怀特(H. White)以及他率领的一群学生和同事,如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贝克(W. Baker)、埃克尔斯(R. Eccles)、史华兹(M. Schwartz)等,开始着手对不同类型的市场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当时,还有泽利泽(V. Zelizer)、阿波拉菲、科尔曼(J. Coleman)的学生伯特(R. Burt)等其他社会学者也在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探讨市场问题(Granovetter & Swedberg, 2001:5)。这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切实对话的雄心壮志。我以为,他们对市场之所以抱有如此之大的浓厚兴趣,其初衷或许在于,如果经济学家连他们自己学科领域最核心的问题都不能充分地处理好,那么,又何来资格涉入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呢?!

当然,1970年代对于市场社会学来说,仍然还只是一个理论准备、知识积累和学人培养的阶段,鼎盛时期直到80年代才真正到来,体现为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著述开始纷纷面世。其中,怀特将生产市场视作不断再生的角色结构的经典论文《市场从哪里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1〕事实上,有研究者通过引用分析发现,经济学对社会学的影响甚微(反之亦然),经济学对社会学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研究议题上(参见Baron & Hannan, 1994)。